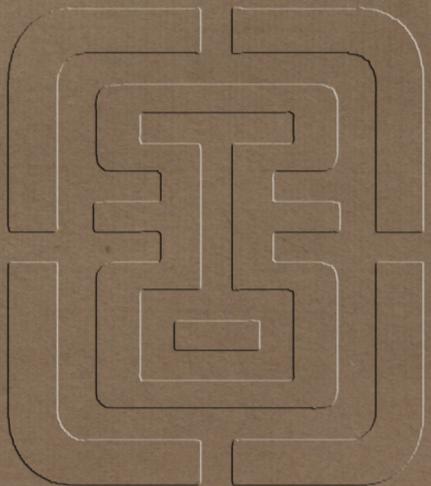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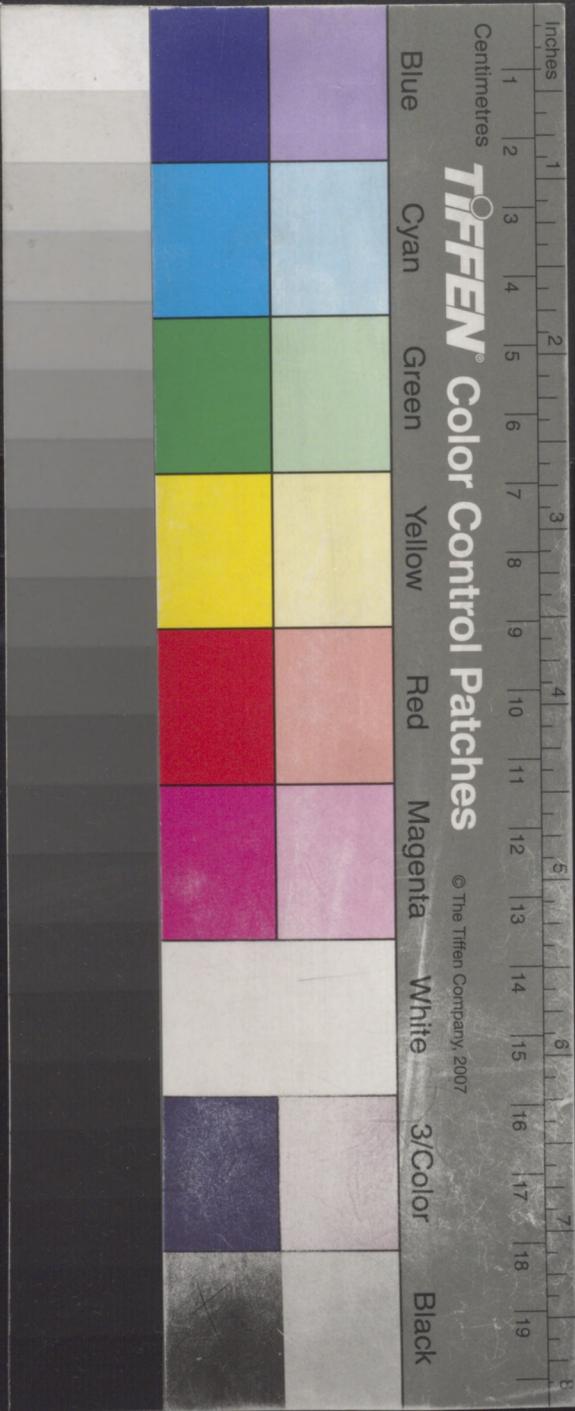


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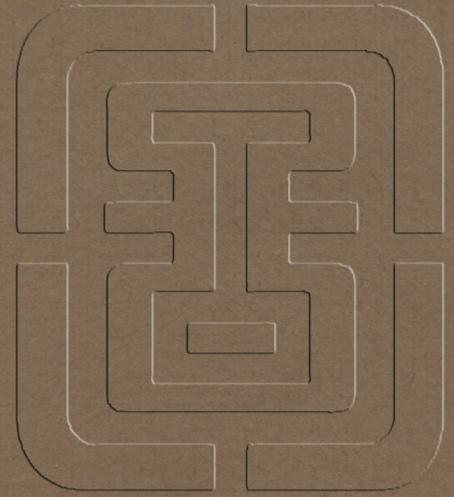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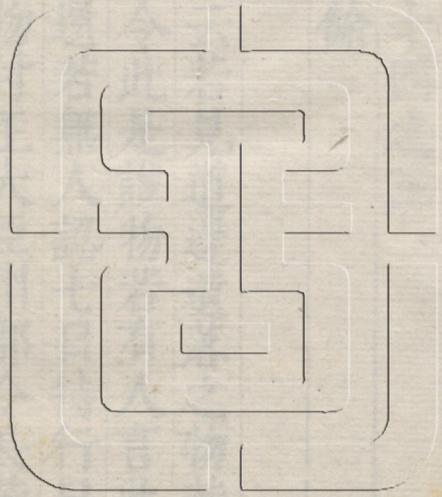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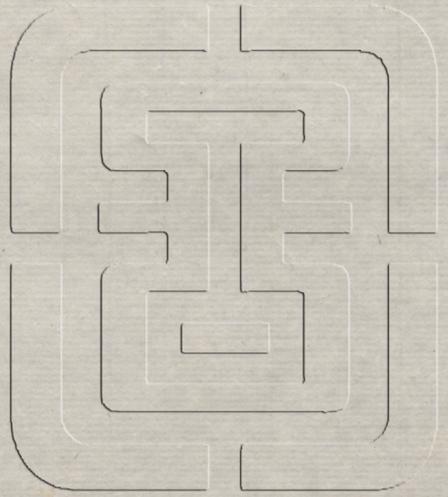
二九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

偷盜部之餘

遺物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當問其相實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護持佛法衆僧是名

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懸著高頭處令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答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寶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與對眾人與不得屏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

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僧用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盜供他用

泥犁獨自沉

獲鳥金剛劈

啄腦劈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憚走

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寄言懷操者 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漢蒼梧郡亭長龔壽

漢歧州郿縣釐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女

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
 鶴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
 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
 夫亦久亾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
 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
 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
 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
 前行因即畱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
 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
 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

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卽以刀刺脇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德之

漢時有王恂字少林爲郿縣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數數殺人恂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怨無衣自蓋恂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妾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遊徼恂曰當爲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捉衣而去恂旦收遊徼詰問卽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爲他事今所不錄

右二驗出怨鬼志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

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竝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於後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竝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純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於初夜，遂驚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婦，昏夢云：我是汝夫，爲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令我

作豬。今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見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遷兄，并持錢一千二百文。母報兒云：社官儻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豬，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豬不與君再三懇勸，不放兒。兒怕急，恐慮殺之私，憑一有識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已驅

向野田兄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竝知兒女恥愧比隣相嫌者竝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豬聞此語歷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於徐家卒信知業報不簡親踈咬若目前豈不慎歟長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是遷隣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道說之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植有女先亾韋夫婦痛愴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亾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墜乞性命母驚悟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怒卽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

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
 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
 而客坐不食植恠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
 不起京下土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為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逝作飲食相邀
 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
 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索
 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
 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
 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

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
 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百錢似
 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

臨說爾

右二驗出
冥報記

唐興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
 一月奉使於臨渝開互市當去之時將佐使等二人
 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
 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克斂至歲暮乃入妻
 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
 此告官官司案辯具得實狀錢帛竝獲二人皆坐處

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
寬說之

右一驗出
真報拾遺

邪姪部

述意

夫姪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
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憊晉獻匹家實麗姬之
罪獨角山上不悟騎頸之虛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
痛皆爲欲界衆生之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
地水火風誰爲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
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

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臭處流溢徧身皆滿六塵
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
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
透迤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漢曲
弄珠遂畱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
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迴襲韓壽之衣
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
冠而爲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
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克螻蟻凡是
衆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爲四趣因感三

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實由姪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為也

訶欲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姪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厭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齧

血塗枯骨

增涎噬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爾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為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
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祕
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盛服莊嚴欲

壞目連目連爾時為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克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獸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身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為好

汝脇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筐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鑠于眼不以視
色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妬以
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
害強知虛詐能惑世間第三明女人難親可厭者故

優填王經偈云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法念經
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
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
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嬌慢羞慙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姪羅彌網

人皆投身

坐臥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心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感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姪他婦女

是人無慙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頭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為好眼耳鼻口亦爾身不著細

滑是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不好也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薩可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乏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重色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雖復缺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爲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

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獸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毆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剝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奈女好邪姪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異多疑四

撰述
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
心不邪姪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
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奸僞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
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
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
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
頗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
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

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爲
奸悵然懷憾爲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
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
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
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
曰臣來有怠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奸意念顏色
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
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
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
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

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堪爲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火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餐便撮持去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卵率爲水漂去有一樹竒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

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爾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

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爲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自狂行來王勅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

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便嗥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慙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

貌端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卽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卽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答言可爾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

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死處時有五百羣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卽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姪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姪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臥隱深

習報頌曰

昏媾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已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慙恥

感應緣 略引十
二驗

漢有談生冥婚恠

晉有盧充冥婚恠

晉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恠

晉有張世之冥婚恠

晉馮馬子感女重生恠

晉桓道愍感婦重生恠

宋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婚恠

宋弘農人感得冥婚恠

齊王奐仕妬殺妾冥報恠

齊陳氏害前婦兒冥報恠

唐岐州王志冥婚恠

唐印人韋犯誓外私冥報恠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臥
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
來就談生遂為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

火熒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已已墜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遂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畱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

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卽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爲女婿表其兒爲郎中

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墳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麀便射之射已麀倒而復走起克步步趨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麀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克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克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

書示克父。時克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歔歛無復辭。託崔便勅內盧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克君可至東廊。既至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爲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克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勅外數車送客。克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襖衣與克相問曰：姻授始爾，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克便上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克悉以狀對。

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克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沉乍浮，旣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克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克又與金銳別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會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克取兒銳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克後乘車詣市賣，銳翼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銳，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銳大家卽是崔氏親姨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其姓名語克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鏡著棺中可說得鏡本末克以事對兒亦悲咽便齋還白母母卽令克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克之貌兒鏡俱驗姨母曰此我外生也卽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爲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旣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

卽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此驗出搜神記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廡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

皆有汗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廐中見此女一隻履狂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亾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竝謂可恠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廐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亾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

案主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榆上陳說語言竒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自節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醮其喪前去

廡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
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
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
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暮之後顏色肌膚氣力
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爲夫
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祕書郎中小
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
孫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
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

炳炬獎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莊飾具如生平愍了
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愍曰卿以來
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
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疑
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
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
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
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愍送至
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兗

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
某等醉各指像以妻足配戲弄之卽以其夕三人同
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竝醜陋而猥蒙榮顧
輒剋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
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
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旣以顧
之實貪今對期坐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竝此右

一驗出
志惟傳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
爲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

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
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
至暮不及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
十六七一女郎再拜曰旣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
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
四甚了了乘新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
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
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
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炙云
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

敢拒逆便勅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
 衣及紗袷絹裙紗衫禪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
 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
 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
 香囊與壻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
 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
 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經一卷湯
 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
 還婚宦右此一驗
 出搜神記
 齊琅瑯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

之深便妾怒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髭忽有烏銜黃梅
 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
 遇見一士向櫛私遊奴即往撻捉而此人言臙汗媒
 便邇迸走奴還白之奐謂彌用有實苦加覈問妾備
 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
 之死實為枉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
 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
 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
 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
 剛領齊伏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獻遂

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勅恐爲奸變政宜錄取馳
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彪遂取與
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
奐斬之時人以爲妾之報也右二驗出
真神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以某
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
咒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
以杵擣鐵曰也於是捶打鐵曰備諸苦毒饑不給食
寒不加絮某甲性閹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
酷鐵曰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八後旬餘鬼

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
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
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
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
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
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
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
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哭之亦了無異鬼
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
屋卽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茅茨儼

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華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黥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右一驗出
鬼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已停在綿州殯殮居棺寺停果丹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內夜初見此女來入房內莊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情密共辭別家人求

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為私盜學生具說逗留口云非唯得孃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其某辭別留為信物令遣人開棺檢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遣人解放俗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莊束同歸將為女夫憐愛甚重

見西明寺僧法雲本鄉梓州具

說如是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

徧養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說向臨云是某從兄

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校譌

第十二紙疑當作詞第十四紙疑當作文

音釋

攷厥縛切嘒鳥喙也鄙畏悲切貨汝禁切恠徒渾切涪

州名尤切游微吉切微微暹李也狔徒渾切膊伯各切奴

序姊切透迤透透邕危切迤委曲貌蹶姑衛切鈇風無切

也鐫鐫丁歷切剗空胡切俎壯所切廐居又切

睢宣佳切睢陽縣名襍逢玉切歔歔休居切歔悲泣氣咽抽息

也讞讞疑戰切楡託盍切醜以酒沃地也譙慈焦切

猥鄙賤也袷夾衣也媠媠委遠切媠媚明秘覘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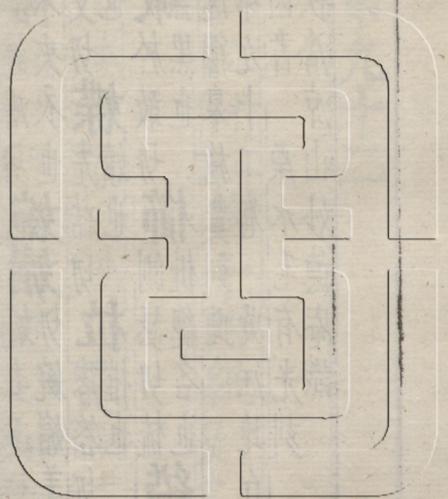
視也櫛櫛力支切媠先結切拉落答切狼很盧當

蓋切猥猥黑也櫛櫛側櫛櫛側縊於計切

嘉興居士沈繼皋施費刻此吳江比丘明覺對真

州沙彌了因書栗水毛有光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四

妄語部

述意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偽身恒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眞實由妄語也

引證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乃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地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讒語

彼人速輕賤

爲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饑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

一切外物

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為利養故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假偽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

波旬種為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雷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啗契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歿復剥皮經五百生還生人中聾盲瘖啞癱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為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為自欺身亦欺他

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

其口臭令其身色天神所棄妄言者亾失一切諸善

根本於已愚冥迷失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

行閑居之本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也不爾斧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若兩眼人云是一眼竝得妄語又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竝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燄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惡口部

述意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乖菩薩之善心

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經偈言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啖口餓鬼

引證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言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讐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惱身歎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惱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愼口業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

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蟲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麤語墮三惡道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慢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顯經義喚授者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

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火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溢臭氣叵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擱舉聲嗥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

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誠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嗥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十三
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爲立字名嚮
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
拘留孫出家爲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
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以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
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爲現神通寺
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
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
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
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

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卽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
水見而恠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
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敎匠汝者今
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
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
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
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
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
不能答母卽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
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

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卽作比丘經
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
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
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
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
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
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
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
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又王玄策行傳
云佛在世時毗耶梨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卽欲

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吒二衆總五百人於婆羅
俱末底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
多獸自外同前佛爲說法魚聞法已便卽命終得生天上
而爲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遂得生天乃
持諸種香華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
衆竝發心悔過卽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
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
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
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
極醜身體麤涩猶如蛇皮頭髮麤強猶如馬尾王見

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徇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卽妻之爲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婿無所乏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惟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

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臥解取門鉤遺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覩日月卽便至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卽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爲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鉤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

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卽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爾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爲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卽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期可憎時辟支

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卽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尊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剎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飮刮刷摩挲時得剎尸羅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徧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購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餒飮我刮刷摩挲我今宜當盡力自

竭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卽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刹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車贖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贖金千兩時婆羅門卽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贖金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卽牽已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贖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衆人前作毀些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些語卽慙愧不肯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餒飢摩拔刮刷望

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衆人前毀些我言一角可牽使我慙愧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競駕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些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贖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贖二千兩金

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巖好
肉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競駕婆羅門牛得勝長
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爾時佛語諸比丘凡
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
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些猶自慙愧
不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慙愧故成實
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
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狂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躡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
故即便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
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啗時
彼小龍命故未斷遙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
卽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
所希有因爲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

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猷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人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旣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洹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卽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爲在何處答曰汝但瞑目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瞑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

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卽爲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作龍虵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豎尋自悔責卽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旣入道次佛卽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

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
汝等佞戾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卽出去以是業緣
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燒衆生今雖得人
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勸化比丘
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爾時供養僧故今得值
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
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
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
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
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

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
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
時不免所患卽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諸塚
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
皓白俯偻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
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
苦惱難可叵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爾時
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契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告小
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
問故言道是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三
十三
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俯偻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眾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爲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爲爾營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眾僧尋卽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

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眾僧聞已各護三業猷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眾僧及作維那營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破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鑊湯

割舌令自啗

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

慎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劍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祥

感應緣 略引一驗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
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
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
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
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覓鄉人事過

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
大小譏訶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即將
向縣縣令裴瞿曇用為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
繁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
喜見但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
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
然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
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見遂
其温涼訖人云東陽大監故遣我追你為你自生已
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

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慙愧心中卽生別計惑亂凡俗爲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到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暖家人輦將入舍臥經宿不蘇然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燧燉不中人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

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導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片侵尅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爲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爲得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卽遂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卽便依教發露慙懺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蘇已具述此事

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
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
行看麥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牛慙愧不復驅出
歸家後日行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
堂多人聚集操向衆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恠禮懺彌
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
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
見操傳向臨說

右一驗出
真祥記

兩舌部

述意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人之路諸
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
由行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專構屏辭
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
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
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爲別離亦不得罪
若以惡心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
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
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爲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
卽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

引證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
爲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衆鹿時
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
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
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卽往善牙師子所如是
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
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
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卽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搏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
一處相見自知爾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搏
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
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
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卽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搏不能善
善牙如是說

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
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三
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爾時善牙師子
向善搏虎而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搏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鬪亂我等善搏虎說偈答善牙
師子言

善搏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
當滅除瞋惱 今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殺此野干
鬪亂我等者

卽打野干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爲彼所破共
集一處相見不悅況復於人爲人所破心能不惱又
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攀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

一切衆生 禍從口出 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鬪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饑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漢 固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 略引 二驗

漢宋后憂死驗

唐婦女梁氏死後復蘇驗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其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敦海王嫫及妃妃即后之姑也

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何共構后執左道咒
 詛靈帝信之遂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
 及兄弟竝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閣者皆憐宋氏
 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嬖
 使絕其命敦海王懼既已之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
 懼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
 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冰此為何祥其可禳乎冰
 對以宋后及敦海王無辜之狀宜竝改葬以安寃冤
 返宋家之徒復敦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

崩焉

山出寃
鬼志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
 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
 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
 齋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
 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
 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
 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括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
 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溪崖少時如睡而
 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
 今猶存

出冥報
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校譌

第十五紙

三行詣諸之

第十六紙

十四行祥

音釋

抓搦

抓側絞切謂以手抓也

嗥

大哭也

駮

語駮切

飮

食飲也

刷

數滑切

瞞

几偽切

餒

於餒切

佞

下懇切

烽

烽部紅切

燂

起燂貌

嬖

甲計切

導

音道

擘

博陌切

切孽

嚙

音音

詛

莊助切

璽

想氏切

嬖

甲計切

導

音道

擘

博陌切

切死

禳

如陽切

也

進賢

趙宗周

刻

萬曆辛卯

秋

清涼山

妙德庵

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五

綺語部

述意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

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爲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衆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爲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或有一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

實說故非妄語軟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兩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軟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兩舌是惡口非妄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麤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

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為喪他善根

焮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焦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真理 為此沈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恥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漢有檀國蠻夷善閑咒術驗

晉天竺國人有數術驗

唐西國婆羅門祝術驗

唐盤屋縣程普樂少好音聲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閑幻術能徙易牛馬頭上與羣臣共觀之以為笑樂及二國時吳有徐炎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茨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顧眄之間茨生俄而蔓延生華俄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驚苾者反視所齋皆耗矣橘柚棗

撰述一
法苑珠林卷之十四
三
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爲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合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

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往也

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禿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爲漢使設樂或有勝空禿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稍槍等擲空手接繩禿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穌還如平生說云初歿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爲何事答曰頃有勘問催急卽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攬普樂逐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艸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衆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襍戲引樂使人啓

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答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舞緣竿緣竿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竝皆如是復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宴子突出郎獨豬桃棒等數十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匝百千鐵鳥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啜受其極苦叫

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
時拍手唱叫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歿還活更
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
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
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
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歿更檢案看卻後二
年汝命算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爲生平妄語惡口
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
養活婦兒好殺豬羊食啗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
物汗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

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歿時取汝
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內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
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卽
覺身已在牀蘇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卽向京來歷寺
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

因向僧懺
具說此言

慳貪部

述意

夫羣生惑病著我爲端凡品邪迷慳貪爲本所以善
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貧多秋雨六情之網未
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

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貧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蚕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饑寒施是富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衆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爲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啗子旣盡已後啗其夫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旣盡復啗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葦莖毒地過患卽便前捉捉已地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卽爲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

道俗失於親踈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
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
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
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先作是
念我所以欲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
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
卽自悟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
而爲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金投
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
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

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
各爾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曾聞
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
佛告阿難是大毒地阿難白佛是惡毒地爾時田中
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地作是念言我當視之
沙門以何爲惡毒地卽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
沙門所言是毒地者乃是好金卽取此金還置家中
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
王家策伺怪其率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
旣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地阿難

惡毒蛇世尊傷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
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
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
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舍經云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
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吝守護不
著不啗服飾飲食極爲麤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
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
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
斯匿王自然收攝已訖迴至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

者今日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
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
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
提長者曾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
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
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
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
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所生之處
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
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

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悋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管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閭七重勅

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踈籠恐有飛鳥食啗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噤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勅子吾患必歿若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勅已命終還生舍衛旃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增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
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
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
梅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
擲著溪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
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
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憊遭此苦厄
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梅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
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
命終與彼旃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貧所居業

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
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
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梅檀香門盲小兒所
時梅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
復見梅檀廣爲衆說慳貪嫉妬受罪無量加說惠施
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爲道爾時世尊欲與梅檀
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
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
乃受此形時梅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
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卽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

竟爲說妙法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處莫生慳悋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云管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饑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幡蓋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娛受樂猶若

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卽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卽用兩錢買麩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衿裹之齋出城外趨一樹下旣至樹下見多象馬恐來搏掙卽詣塚間復見豬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鹽薑和麩飲之時復嚙葱先不飲酒卽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
言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
我當惱之卽變已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
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
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啗不與眷屬皆由慳鬼
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
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
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
然後開門卽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
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

歌舞歡樂不可具說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
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
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
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
言是慳鬼卽便捉腳倒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大哭
唱言怪哉我今身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
見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如何所導
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傷人親里戚來慰喻汝是盧至
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
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

我今實是盧至以不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
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爲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爲
汝證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爾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饑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
欲何所爲盧至云願爲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
張白氎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
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張氎到於王門語守門人
爲我通王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
盧至慳悋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前
以手挽氎用奉於王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身
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艸

盧至見艸慙愧坐地悲噎歔歔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縱令是艸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向王說言我見此草羞慙極盛不能以身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爲無此身知何所告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旣哀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似者竝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

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卽答王言我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饑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浣卽淨煩惱垢心聞法卽除王見是已卽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癩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在脇下有小瘡癩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癩

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別真僞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卽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卽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究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爲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麩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卽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麩著鹽

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爲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卽便得須陁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因緣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以手摩頭頭髮卽墮袈裟著身佛爲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

佛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爲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卽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便卽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饑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卽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卽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饑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卽食飯旣飽已鉢中不減舍利弗卽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

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卽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卽欲食飯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卽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覆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卽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爲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

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卽呪願言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歟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爲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今窮困如是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

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結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爾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卽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

守門人言我有教勅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
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爲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
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於長者
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
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
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
故復使二沙門人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
此沙門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
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
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

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
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
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
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
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
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
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陁
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
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卽
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

頭隨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
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
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
天耶軋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刹啗人鬼耶目連
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為天軋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軋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軋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目連報言我欲
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
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
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
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

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卽是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淫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

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氎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爾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鬪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日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氎奉上目連卽與呪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爲上

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氎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十四
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要
爲樂卽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
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
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
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
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
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

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卽入三昧
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
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
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
復舉身出煙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
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
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
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作是語正使
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卽無出入
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卽懷恐怖衣毛皆

暨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盧卽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麪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燒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誠勅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誠勅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

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隨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爲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中卽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卽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卽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陁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

作煎餅迦留陁夷比丘卽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
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卽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
處來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卽語夷言縱使眼脫
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卽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
我亦不與卽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
與卽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歿我亦不與卽入滅受
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卽
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夫人之師
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卽語比丘言汝若活者
我施與一餅迦留陁夷便出於定婦卽看餅先剪好

者意憺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轉勝以先者
與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與四
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洹中僧
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卽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
愍我故而來乞耳卽持餅筐詣祇洹中施衆僧竟在
迦留前坐迦留陁夷觀其因緣爲說妙法卽於座上
得法眼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卽詣迦留陁夷
所迦留陁夷爲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
力供養闍黎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後不斷又百
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爾時目連在一樹

下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
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歠唇口乾
焦欲趨河泉變爲涸竭假令天降甘露墮其身上皆
變爲火目連卽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
自問佛目連卽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
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
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
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
見井傍給水住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歎我終不
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

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
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
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
比丘等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
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
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答雖出家未證道迹
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
舍見食時以到卽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饑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卽出奉迎敷置衲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
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
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
舍主卽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
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卽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
食已卽吐膿血徧流在地汗其宮殿爾時比丘怪而
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
吾息一是兒婦我替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
恚憎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
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

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
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餽膳變
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汗身而
作是言何爲憎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
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
恚藏憎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爲伎業

巧誑懷萬端

求利心千市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為茲貪欲故 惡道轉沈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恒抱豺狼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笑頑愚人

感應緣 略引
三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楊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

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充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率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傾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為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氍毹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居常粉馥王談為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

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繼殺之而藉沒家財焉
 歿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竟如此經
 尋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亾劭之至楊
 都又死此二出冤竟志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
 魏暉隼就郡繩治賊賄狼藉罪當入歿善於獄中使
 人通啓翻誣暉隼受納民昧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
 以為法司阿曲必須寤正令尚書左承盧斐覆之斐
 遂希旨成暉隼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隼遺囑令史
 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

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
 令史哀悼貨賣衣裳為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
 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
 通稱也未旬而歿纔踰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為魏
 收所奉文帝歐殺之此一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校譌

第八紙二十行然下南藏有收斂二字第二十七紙十八行斐南藏作裴下同

音釋

苻正作瓜姑華切鬻余六切賣也囊取亂切收囊也稍色角切矛屬盪屋盪之

由切屋職日啄啜側角切鳥食也窶郡羽切窶貧窶也螫切

施隻切蟲螫之列切紕吉西切匍匐匍蓬瞞切匍匐

行毒也瘰癧瘰癧也瘰瘰癧也瘰瘰癧也瘰瘰癧也

盡力奔趨瘰癧也瘰瘰癧也瘰瘰癧也瘰瘰癧也

毛席也苛音何隳祖峻切鞞鞞也鞞鞞也

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貴刻此考鄉進士吳承廉往

法苑珠林第九十四卷薦先考吳江沙彌本宏書

生安養吳江氏直明覺對吳江清涼山妙德庵識

上元戴仕瀛刻萬曆辛卯秋

